



一人山门,便感到飕飕的凉意,同行的人有的已穿上了租来的羽绒服。此时尚值九月中旬,在江南,秋老虎尚如木马病毒,在烟林横陈的田野上蔓延。侧耳,似乎还能听见叶子们在暑气中的喘息。但斯时的长白山,绿色已经收敛。高纬度的秋风,在茂密的森林中吹奏出动听的萧鼓。

虽然,儿时我就知道长白山、天池、白桦、金达莱等圣洁的词汇,同长白山一起嵌入我的记忆。但希望亲近它,朝拜它,在它的苔原上徜徉,在它的温泉中濯足,却是近两年的冲动。

五年前,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接触了女真人的历史。兹后,我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产生了兴趣。西北的匈奴与回纥,塞北的契丹与蒙古,东北的鲜卑与女真,等等,在中华民族的银河系里,它们都曾是一颗耀眼的明星。他们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绽放的光芒,一次次烧灼我的情感,炫迷我的眼睛。

短短的两年时间内,我七次来到东北,目的是了解这一地区数千年来各民族之间的爱恨情仇,他们怎样从隔膜走向理解,从分裂走向融合。我驱车两千余里,看了很多已经消失了的城市,已经生长着茂密庄稼的战场,沿途阅人无数,阅景无数。在那里,我知道牡丹江的名字与花无关,在女真语中,牡丹即弯弯曲曲的意思。宁古塔也与塔无关,它的意思是六个人居住的地方。在那里,我还知道,长白山是东北各少数民族的圣山。它的地位,犹如佛教徒的灵鹫山,穆斯林的麦加。它对应的,是人的心灵,人的不可亵渎的神圣的一面。

因此,长白山就成了我不得不去的地方。

长白山最好的季节是九月下旬,经霜的林叶一片灿烂。南方称这种景色叫秋山红叶,东北叫五花山。因为时间的安排,我早来了一个星期。昨夜,陪同的朋友告诉我,因为今年气候偏暖,五花山可能看不成了。秋的气息虽然有了,但霜娥尚未展开她七彩的裙裾。我虽然觉得遗憾,但还是能够接受。朝拜圣山,

岂能一次就能看清它的恢宏与热烈?车子盘旋而上,在两座山夹峙之中,长白山渐渐升高了我的眼界,青灰色的火山熔岩,壁立千仞,一屏一屏回环推进。仿佛是重重帷幕——那帷幕的尽头,应该是秋之交响诗的演出吧?我期待着,甚至想伸手去拉开帷幕,看看这座圣山秋意表演的舞台。

遐想才起,不用我伸手,帷幕突然开启,但见眼前景色,刷地一下全变了。仿佛有人调了一大桶七彩的颜料,一挥手泼向了千崖万壑。

饕餮秋色,本是赏心乐事。自翡翠而清冷,自清冷而灿烂,自灿烂而热烈,自热烈而萧瑟,自萧瑟而枯杀,自枯杀……说什么枯杀啊,那已不是秋的范畴了。秋的过程,演绎的是大自然最为丰富饱满的一程。

眼前的峰峦沟壑,应该就是我盼望的五花山了。路边一位老人说,昨天山中,尚是一片葱绿,皆因晚上下了一场雨,所有的阔叶与针叶,便都在梦乡里改变了颜色。

一叶知秋,这是古人赏山的心得,而一夜知秋,则是长白山奇特的魔术了。

站在海拔 2000 米的天池飞瀑之下,眺望四周,但见眼前的岳桦林,苍白的树干,如同敷了一层月光,干枝上的叶,绿中泛黄,黄中透红,红中略略又含蕴着紫。更高处的苔原,都是草与藓,大片大片的红,如熨过的霞光,如凝固的火焰,偶尔的杂色斑斑,给那轰轰烈烈的红,掺进一些异质的霜情。

在中国的大地,秋有着许多风格迥异的模特儿。黄山的秋与烟云相伴,红之深浅,绿之苍嫩,都在营造着寓言里的玄境;峨眉山的秋总是在雨雾中氤氲,体会它的秋意如品味恋人的眼神。而长白山,在秋的季节,也许是步履最为飘忽的一个了。它不仅让你一天经历四季,更让你在倏忽变幻的季节中,感受浓烈而浪漫的自然神话。

我突然悟到,为什么长白山是东北少数民族的圣山。因为所有的民族,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神话,而长白山,是产生神话的地方。

两千多年前,孔子站在黄河边上,面对滔滔东去的流水,发出这样的感慨: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”时光如流水,不分白天黑夜,永远奔流不息,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之停顿。孔子关于时间的议论,只有九个字,却生动形象,简洁而有力量,给人深远辽阔的联想。后人很多感叹时光流逝不可逆转的诗句,都源自孔子的这段议论。这九个字,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,其实也是绝妙的诗句,它们的涵义和魅力,远胜过那些空泛的长篇大论。

孔子是哲学家,一生都在思索人生之道,他总在用简洁有力的语言阐述他的思想,很少抒情,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,在孔子的言论中,属于抒情意味很浓的文字了。庄子是诗人哲学家,他也对时光阐发过类似的感慨,那就是另外一种风格了:“人生天地之间,若白驹过隙,忽然而已。”人生旅途看似漫长,在天地

鲁迅先生是我景仰的新文化运动旗手。到上海,总想去他的故居瞻仰。今年 5 月 4 日,我同妹夫一起前往山阴路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。参观的人不多,而来自美国、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外国朋友却不少。每次只让进四五个人。同我们一起进入的是一对看似夫妻的日本男女。导游对他们优待,一路从一楼到三楼都讲日语。只是在我们提问时,才用汉语回答。这里的陈设简单,没有说明,更没有故事介绍。不过,我好像听见鲁迅先生在呐喊:“放开量度,大胆地、无畏地,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。”我记得很久前参观时,还看到在床上放着

陈祖甲

先生临终时,由日本友人奥田杏花制作的先生的石膏遗容。导游说,这个头像现在保存在鲁迅博物馆里。那就只得另见了。从鲁迅故居出来,妹夫带我去多伦路文化街。我孤陋寡闻,由此才知道 1988 年上海市政府在此设立一条类似北京王府井的文化街。文化街上有古玩店、首饰店、像章店,这些我都没有多大兴致。倒是夏衍、茅盾、叶圣陶等文化名人的雕塑像还能叫我细细瞻仰。文化街里独多的是书摊,规模还不小,大堆大堆的崭新书籍,可以打二到六折,不过我家里的书已经放满了五个书柜,不想再收藏什么书了。

一家旧书店倒引起我的好感,走近门口就看到里面堆满了各类书籍。也许是我戴了变色镜,刚进门只觉得一片漆黑。过了一会儿,慢慢地能看清楚了。我仔细地寻找搜索,突然眼睛一亮,发现一本《鲁迅全集》第八卷。这是 1957 年版的,现在是绝版书。想当年,上世纪 60 年代初,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。那时每个月可以获得 40 元助学金,除去伙食费和供应弟弟的生活费,自己总可以多余 10 元钱作零花。当时我就对鲁迅先生仰慕,特意写信向唐弢先生请教。

今年艺术节海外华人音乐家荟萃上海,成为沪上一大美景。可以说,这是海外华人艺术家集体大省亲活动,他们分别从不同洲际不同国度赶来躬赴盛会:指挥家陈佐湟、叶聪、水蓝来了,作曲家谭盾、陈其钢来了,钢琴家郎朗、李云迪、李坚来了,大提琴家王健、秦立巍来了,小提琴家林昭亮、黄蒙拉来了,歌唱家田浩江、黄英来了,舞蹈家谭元元来了……一届艺术节,海外华人艺术家如此高质量地云集,这是艺术节的魅力,也是华人音乐家的赤子之心。

这些熟悉的名字不仅在上海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也越来越响亮,他们的身影不断活跃在国际舞台上,以致你能经常与他们在国外相逢或邂逅。那一年在日本爱知世博会期间,我在参观中国馆,突然听到很熟悉的声音,回头一看是谭盾,他带着交响乐

团来为爱知世博助兴,成为爱知的热门人物。在中国馆里我们谈到未来上海的世博,也谈到艺术节的演出。从那以后我们不断谋划,今年他终于带着他独特的有机音乐《纸乐·水乐》来加盟艺术节的开幕系列。我还想起那一年我与陈其钢、叶聪在法国里昂的相聚,他们是里昂现代音乐节的灵魂人物,是他们让我对现代音乐有了更多的了解,看他们的作品与演出在里昂受到追捧与欢迎,我很为他们骄傲。从那以后我与他俩有过多次的合作,以致今年艺术节陈其钢带着他的室内乐《走西口》、叶聪带着新加坡华乐团来加盟本届艺术节。

最有趣的是去年我去墨西哥为筹办该国文化周,陈佐湟专

程从美国来会我。他因长期在墨交交响乐团任指挥,所以对墨西哥很熟悉,自告奋勇来为我们作陪。不仅如此,他还去租了一辆车,亲自驾车来接我们。当他把车开到我们面前时开玩笑说:“您这个代表团级别特高,由指挥家来当您车夫。”我们不禁相视而乐。哪料他车技虽好,但路况不熟,刚开不久便逆向驶入了 One Way,给猫在一旁的警察逮个正着,眼看要扣分扣照,这个老实人竟会用当地通用的方法摆平了那位警察,放其通行。与他在一起经常会想起另一位已故的朋友陈逸飞,他们年龄相仿,都姓陈,讲话都慢条斯理,遣字用语十分得体,都有着那种儒雅与斯文。就是这么一位儒生,今年要在本届艺术

节做一桩惊天动地的事情,他调遣了中国大陆六支交响劲旅,为艺术节镇台,为世博会放歌,为慈善募捐。千人交响,空前盛况!他亲自执棒,棒下山呼海啸,风雷激荡,而此时的他,俨然是一位统帅,与他平时温良恭俭让大相径庭。

遥想当年,这批如今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作为莘莘学子,离乡背井,求学国外,他们带着了解世界渴求知识的强烈愿望,在海外砭砭跋涉,孜孜以求,终于在他们的求索的领域占有了他们应有的一席之地。现在他们回归故里反哺故土,穿梭于中国与世界之间,共织人类文明的硕大网络。我相信这一大批特殊群体以他们活跃的思维与行动参与艺术节,将大大提升艺术节的国际分量,大大提升上海的国际分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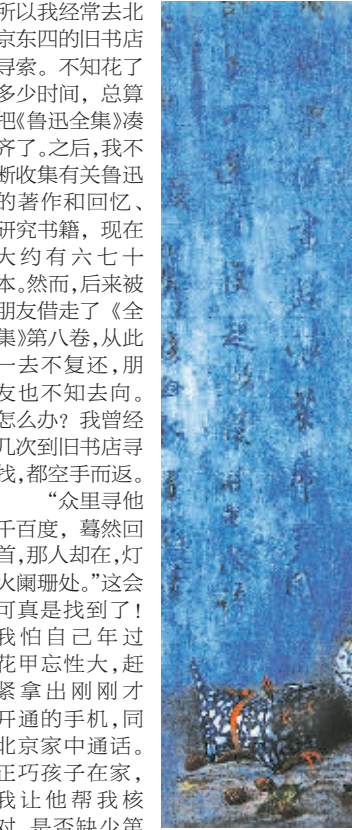
明日请看《诗人省长与青海文化周》。

住,惊看岁又更”;清代女诗人劳蓉君《忆舅家小园幼时所游》一诗中,有“惆怅驹光一瞬中,芜园卅载记游踪”之句。诗中的“驹影”和“驹光”,都是时间飞逝的代称。这类想象,都源自庄子的“白驹过隙”。

曾看到有人引范成大的诗,证明宋人用过“驹光”：“日出尘生万劫忙,可怜虚费隙驹光。”这诗句中,和驹字搭配成词的,应是“隙驹”一词,组成“驹光”,是明显的错误。而“隙驹”,却是“白驹过隙”的又一种说法。文天祥《崔驢驿》一诗中,有“野阔人声小,日斜驹影长”两句,也有人误解诗中的“驹影”为庄子的“白驹过隙”。文天祥的“日斜驹影长”,是写景,诗中“驹影”,就是马的影子,在落日斜晖中,马的影子在地上越拖越长。这里的“驹影”,和庄子对时间的感叹毫不相干。

将日光比作飞奔的白马,也是诗人的奇思妙想。我以为,“驹光”、“驹影”,都是有想象力的创造。

静物(油画) 陈晓松



付完钱,我发现《全集》内页上有书的原来主人的名字,便问店主能否将它注销。老板拿出木砂纸,轻柔地磨蹭几下,字迹消失了。我兴高采烈地拿着书回住处,在书的扉页上题写了“二〇〇七年五月四日在上海多伦路文化街旧书店淘得”。

我们自己的花草茶

孟晖

在专营湖南菜的“岳麓山屋”尝到了“芝麻豆子茶”。服务女孩端上茶杯,只见杯子里盛着炒黄豆、芝麻和少许茶叶,还配有小碟的姜丝和盐。当场冲入滚烫的热水,再加一点姜丝,抿上一口,满颊轻甘。

清末徐珂《清稗类钞》中记载:“长沙茶肆……又有以盐、姜、豆子、芝麻置于中者,曰‘芝麻豆子茶’。”足见湖南人一向有喝芝麻豆子茶的传统。不过,翻一下《金瓶梅》就不难知道,在传统生活中,各色“果仁泡茶”曾经是民间饮茶之道的主流,绝非湖南一地的特殊风俗。小说中提到“胡桃松子茶”、“木樨青豆泡茶”等等,配料花样百出,十分热闹。追本溯源,早在陆羽《茶经》中,已提到唐代的“习俗”是:“或用葱、姜、枣、橘皮、茱萸、薄荷之等,煮之百沸……”唐人便喜欢在茶水中添加各种带辛香味的果、叶。当然啦,从陆羽以下,历代以来,精于品茶的士大夫都一致反对向茶水中乱加作料,如明人顾元庆《茶谱》中就说:“凡饮佳茶,去果方觉清绝,杂之则无矣。”

今日的茶艺馆、茶楼可谓一律地传承了士大夫的茶道精神,只提供各色清茶。经营者似乎没有考虑到,不能喝浓茶的大有人在。在我周围,很多朋友都算得现代的“士大夫”,可是恰恰由于他们经常从事写作等费心力的活动,容易失眠,对咖啡因的作用格外敏感。于是,很多朋友有过午不喝茶,晚上不喝茶,甚至终日不沾茶的习惯。文化人、白领喜欢不带咖啡因的饮料,这一情况显然是个全球化现象,于是“花草茶”在海外应运而生,并且在近年传入国内的小资圈子。我和朋友午后的闲谈,因此就是在分享一壶玫瑰瑰茶或者一壶薰衣草茶当中展开。

纳闷啊,为什么非得是海外传来的花草茶?像“芝麻豆子茶”,其中茶叶很少,正是适于午后、傍晚饮用的淡茶,而炒香的黄豆、芝麻以及姜丝的香味又是那么的朴素、健康。此外,再如清人顾仲《养小录》中介绍的青果汤、暗香汤、茉莉汤、柏叶汤、桂花汤,分别是用热水冲泡橄榄、梅花、茉莉花、柏叶干末、桂花,干脆不用茶叶,不正是属于我们自己传统的“花草茶”吗?我们本该可以凭一壶“翠而香”的柏叶汤,来打发午后的悠闲啊。



欢庆党的十七大

王忠范

一、金秋逢盛会, 南北竖红旗。
党史辉煌日, 神州鼎盛时。

二、高歌声势壮, 时日正图强。
圆我中华梦, 花开见艳阳。

三、尧天千里碧, 舜地万花飞。
党指阳光路, 征程浴锦晖。

四、清风曾换貌, 传统再明韶。
腐败同心治, 新图共绘描。

五、和谐风暖遍, 科学奋蹄先。
回首山河壮, 瞻前曙色鲜。

